教家编

BJ
1558
C5L53
V.1

LIBRARY
SEP 22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宜梁艮夫先生纂定

教家編

閑道堂藏板

敎家編序

敎家編爲古宜梁艮夫先生輯古今之家法以爲一家之敎者也爲目二十爲條二百七十有奇本必原

於倫理未不遺乎藏獲括其義則綜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究其歸則造乎進德修業盡心立命之微余反覆讀之不禁爲之

歎興曰吉哉言乎其所以敎一家者豈不可推之天下人人之家而皆率是敎也乎傳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國者家之推也

士君子即無治國之權而莫不有人心風俗之責人心風俗初不必逐天下人人而戒之諭之惟即一身之所言所行可法於一家

而一家大小男女長幼尊卑之所言所行可法於比閭族黨則由此推之至於天下而億萬人之家皆可作一家觀也何也其道同

也竊慨今人之所以敎其
子弟與子弟之所以承其
父兄之敎者大都道德之
念淺富貴之念濃出其智
巧日相競於紛華利欲之

場役役然而不知所返以
故踰閑蕩檢靡然同風有
心者思欲正之而力有所
不能也雖然安可不自一
家始哉盡其爲父則可以

敎慈盡其爲孝則可以敎
孝盡其爲弟則可以敎悌
夫婦和則可以敎敬朋友
惇則可以敎信居官清則
可以敎義馭下正則可以

教忠此理此心原在天壤
特無有人焉以主之耳今
得是編而播之天下將使
天下人羣然而率斯教以
各教其家則億萬家之教

成而國可治天下可平矣先生之爲功於人心風俗也豈不偉哉然率斯教者要不可以不修身也身者家之本也易之家人曰君

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言行者君子所由以接於家人而家人所視以爲的者也的苟不正則目取射者而教之以志正體直彼且

有所不從而況於一家之政乎非聖賢之言不敢言非聖賢之行不敢行一一措諸實地而無矯僞苟且之心則始也閑家而亾悔

終也有孚而威如君子之
教所以不令而化不肅而
成者端由此道也斯編成
余固知人人樂得而讀之
第恐讀之者僅作文字觀

而不能身體而力行之則負先生之教矣余故序之以告天下之讀是編率是教者務知所以修身乎

康熙丙子孟秋月宛陵後

學梅鋗拜題





序

君子之於人以言教不若以身教也而以身教者尤不可不以言教蓋言之所發無非身之所體也惟本其體諸身者發之爲言而後卽其言之所發一一體

乎人之身則其言固已切實而有本矣獨是君子之教無人不示無地不施而其要斷自一家始自古賢豪輩出處爲眞儒出爲名世莫不從其爲弟子之日基之而弟子之入孝出弟謹信

親愛所以養其德器而儲其經綸又莫不由其父兄之教得之古云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是故家者立教之本而教家者君子教人之原也予游京師後先十年知交落落日與講

業而師事者則有梁艮夫先生其人焉先生爲理學巨儒所著大呼集靜中吟諸冊旣已刊布海內而其平日之動靜語默莫不範圍於仁義道德之中而無或稍出於規矩準繩之外是其

以身爲教也久矣而猶以爲家
者身之推也家之勿教則吾身
之事未得云盡而又何由合一
家之人之身俾之各無不盡於
是舉古今來嘉言懿訓有裨於
家者取精拔尤附以梁氏家訓

彙成一帙而顏之曰教家編嗚
呼先生之書所以自教其家也
顧獨先生有家乎哉獨先生之
家不可不教乎哉人各有子弟
而聽之長傲而怙非孰忍之人
各爲父兄而習於狥私而溺愛

孰安之是故凡人之家俱不可
以不教而凡人之教其家巳不
能有外於先生之教乎乃知先
生之書所以自教其家而卽所
以教天下之人之家也知先生
之自教其家卽所以教天下之

人之家則先生之教其大矣哉雖然先生之教言教也實身教也先生旣本身教爲言教而人佩先生之教者但誦其言不實體諸身亦大非先生立教之心矣然則天下之人其手是編也

如師保之臨其前如父兄之在其上如刀劍盤盂之銘於左右而無頃刻之少離如飲食衣服之需於日用而無終日之暫闕出一言必法之行一事必依之接一人待一物必準之則行可

成名可立在家爲令子在天壤間爲不虛生之人是則眞能佩先生之教者也而先生教家一編直與經史並垂不朽矣予故推本先生教家之旨敬誌一言而并告天下之凡有家者各奉

是編以爲敎焉

當湖年家晚生馬焻怡齋氏拜撰

馬焻之印

怡齋



敎家編目錄

上卷



教家編　上卷

古宜梁顯祖艮夫氏纂定

明倫理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别。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信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

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漬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敕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為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張南軒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

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 許魯齋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人倫之道盡矣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己之道至矣 林和靖省心錄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飮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飮食雌雄牝牡之欲旣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飮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煖衣飽食。終日嬉遊曠蕩。

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祖父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

薛文清公戒子弟

倫理莫先於孝弟。必孝於親。始能忠於君。必悌於兄。始能順於長。故人於父母在堂。必昏定晨省。出

告反面服勞奉養愉色婉容事必稟命遊必有方此外凡可承親志而悅親心者當無所不用其力更要保身謹疾毋貽親憂祖父母在亦然於兄弟則念手足之義必友愛周至視兄弟之身如己身而疾痛相關視兄弟之事如己事而榮辱無異視兄弟之子女如己子女而彼此無分其或不幸而嫌隙內生遭人倫之變必反求諸己必己之孝弟有所未至委曲婉轉務求全合而後已古人有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人間至難得者兄弟常以此

言在念。則愛敬之心。自油然生矣。至於閨門之內。風化所繫。尤重夫婦。必敬愛如賓。恩義不使相掩。或有不孝公姑。或離間兄弟。或悍而凌夫。或妒而致夫無子。凡此者。我苟自反而無歉。則以義決之可也。

馬體衢教家箴

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上下之交。務去隔。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未之有也。

呂新吾呻吟語

凡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有當規正處。須

以委婉開導爲善若過於激戇則君臣或至於離父子或至於傷兄弟或至於鬩墻夫婦或至於反目朋友或至於絕交古人如此者多矣然委婉開導非積誠不能動之 魏石生約言錄

立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 程子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

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亾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

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甥韓謐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陳北溪

宋儒云。宗法明而家道正。豈惟家道。將天下之治亂。恆必由之。宇宙內無有一物不相貫屬不相統攝者。人以一身統四肢。一肢統五指。木以株統幹。

以榦統枝以枝統葉百穀以莖統穗以穗統稃以
稃統粒蓋同根一脈聯屬成體此操一舉萬之術
而治天下之要道也天子統六卿六卿統九牧九
牧統郡邑郡邑統鄉正鄉正統宗子事則以次責
成恩則以次流布教則以次傳宣法則以次繩督
夫然後上不勞下不亂而政易行自宗法廢而人
各爲身宗各爲政彼此如飄絮飛沙不相維繫是
以上勞而無要領可持下散而無脈絡相貫姦盜
易生而難知教化易格而難達故宗法立而百善

興。宗法廢而萬事弛。或曰。宗子而賤而弱而幼而不肖。何以統宗。曰。古之宗法也如封建。世世以適長。適長不得人。則一宗受其敝。且豪強得以豚鼠視宗子。而魚肉孤弱。其誰制之。蓋有宗子。又當立家長。宗子以世世長子孫爲之。家長以闔族之有德望而衆所推服。能佐宗子者爲之。胥重其權而互救其失。此二者宗人一委聽焉。則有司有所責成。而紀法易於修舉矣。呂新吾呻吟語

古人宗法立而後親親之道明。近世宗法不立。故

宗族不得時會。自同堂伯叔兄弟之外。其疎遠從親。至有不識面者。豈同宗一本之義乎。更有一等。於宗族之有勢力者。日趨其門。親近如火。貧而賤者。則略無相恤。冷淡如冰。此等尤可深惡。此後吾輩於宗族。當不分富貴貧賤。歲時必登拜其門。其相見之時。尊卑自有定禮。尊者毋故爲俯屈。卑者毋得爲驕恃。其途間相遇。必拱立道傍。急趨而揖。有問則對。無問則俟尊者行後而後行。其冠婚喪祭之期。必躬自致請。使之必聞。或有喪不能舉。婚

不能娶俯仰無賴者量力助之或鳩合族有力者共舉之其有遺棄孤幼尤所當念必使之得所至於母黨妻黨亦然但當施之有序而惠及有等也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爲後鴻雁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不然至於叔拜姪於理安乎況啓爭端設不得已養弟養姪孫以奉祀如古人爲嫂制服如今世爲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害也

馬體衢
教家箴

家譜之設所以崇已往詔來茲孝悌之源皆出於

此每過十年族長即擇賢明子孫二人預集各房事實公同照式修訂遞各房轉錄世守不得因循闒茸以及公然毀棄改易成式克家堂家規

敦孝道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必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

必是乎。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以上司馬溫公涑水家儀

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于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許魯齋

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勿欺而已矣事親亦然此天下名言也事君之道汝曹未易言且言事親吾見世人未嘗能免於欺者父母愛子而教訓之子面從而不行欺也已有過失隱寂使不聞欺也有懷於中避就不敢盡言欺也佯爲美觀之事未必出於情欺也今但能聞教訓而一一遵行不敢失墜有過失改悔不復爲不求不聞但有所懷必盡告之秋毫不敢隱爲人子所當爲不爲人子所不當爲如是亦可以言

孝則勿欺而已推是心以施之君安有二道哉葉夢得石林家訓

人心喜則志氣暢達飲食多進而不傷血氣沖和而不鬱自然無病而體充身健安得不壽故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即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工夫幾諫積誠耐煩詘意委曲方畧自有

囘天妙用若直諍以甚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呂新吾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於私愛亦爲子者實有不是處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協親意久而自囘無徒怨天尤人付之無可奈何也婦有小姑者多不爲舅姑所喜亦宜持此法　袁氏世範

檠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晨昏定省也出入從遊

也。起居奉侍也。必當夷考其心之所好者所惡者何在。苟非悖乎大義。則蔑不可從。所以安固老者之行以適其氣也。樂其耳目者。非聲色之末也。善言常入於親耳。善行常入於親目。皆所以樂之也。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完潔。簟席氈褥衾枕帳幄必修治之類。 劉氏璋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

之物共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
德修行以令聞加於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於
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
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
禮以妄自誣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方正學
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癢疾疢如己受之
否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
其親爲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爲不孝
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於刑

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愼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修慝辨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汚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鄰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於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 劉文成公

子之養親當日思適順其意致親心之喜樂大凡高年之人其心懽樂疾病必少中懷戚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常著綵衣爲兒童戲正以此也故爲人子者於親壽在堂之時隨分約鄉

里之老者立高年會以娛其親無不可者但宜務簡素冀長久耳若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膳以奉其親但能隨分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尚寒子不獨煖父母有怒怡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承奉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閨門之內盎然如春矣如此而羣鄉之人有不仰其德式其閭者非夫也馬體衢教家箴

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類亦愛敬之况人乎舉其尤者言之若兄

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敬之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者也。 楊升菴

不孝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憫過甚。嘗順他性。驟拂之則不堪。嘗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則不習。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妒。他人處展

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遂眞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麤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絶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映高堂而機窒。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者矣。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愈忘。怨習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饜嗛起。一施感恩。嘗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母兄弟生

而習之。以親愛爲固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有謷我而被厭者矣。有强預吾事而怒賍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况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寬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顚倒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此數者皆近人情。且其人未嘗無眞性也。積久不知其悞耳。是宜急急喚醒。蚤蚤克治。時思冲下。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其不爲大孝者鮮矣。昨非菴日纂

世有親賤而子貴。親貧而子富。親拙而子巧。親弱

而子強。親不學而子淹通者。子輒自恃以爲我能昌大門戶。合該便宜行事。每嫌老人家不合時宜。不曉大體。遂敢於輕侮而唐突者。此即弑逆之漸也。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魏了翁云。子弑父。臣弑君。因見君父有不是處。故至此耳。

世人薄於父母。而反厚於疏遠之人。於結交餽送。酒食往來。不惜靡費以博賢豪之名。至於甘旨輕煖之奉。多闕如也。於齋僧供道。造寺塑像。不吝布施以求非分之福。至於喪葬享祀之禮。又云宜從

儉也。此之謂倒行逆施。昔茅容殺雞奉其母。以草蔬與郭林宗同飯。林宗賢而拜之。推此可知所重輕先後矣。

生女而撫育恩勤。與生男無異。但出嫁後首重孝舅姑耳。若惟知厚於父母而薄於舅姑。此女子不明大義。不孝之尤者。至於女當嫁時。爭論粧奩。務求觀美。及嫁後歸寧。父母以客禮待之。女亦竟以外客自居。更有目無尊長。語涉不遜。全失卑幼之體者。極爲惡俗。切宜痛戒。

僧道家以天堂地獄之說哄騙財物愚者惑之多以追薦亾親消其罪愆爲孝此等最爲悖理使親而善耶既無罪可消使親曾爲不善耶豈區區僧道即能消其罪乎只在子孫力行善事以蓋前愆耳至妥之說何足信而恃之哉凡爲子孫者當明理不惑斷不可狥俗而用之喪祭大事一遵文公家禮而行違者即以不孝論親友或以惜費爲嫌即以此條告之（以上靳氏家訓）

人固有嬌飾文貌外若順親未必發於中心者然

又有任情直率藉口至親無文而流於疎慢以傷親心者。禮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必有云者。斷乎當有之謂也。不可不有之謂也。以斷乎當有不可不有之色。而人子稍不加謹。即不覺暴厲之狀流露於親庭之前。故孔子言色難也。

韓魏公云。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以是知子之於親。慈固當孝。不慈尤當孝也。顧生母不慈。人子猶肯曲盡

孝思繼母不慈。輒生怨尤。殊不知人子之職。事生母如是。事繼母亦應如是。母雖有後先之殊。父則一耳。烏得妄生分別於其間。即繼母或有凌虐之處。必我所以事之者。未盡其道。我苟能竭力承順。斷無不可感格之理。蓋子以生母視繼母。則繼母亦化而爲生母矣。大舜閔子。明驗具在。人子當師而行之。倘必不能遽化。則準情酌理。以求善全之策可也。

古人寢榻之側。非妾不與。故雖多子。亦不廢妾。或

父有過寵或母不相容人子但當委曲調停不可有偏向處其待父之妾也毋論親之存歿俱當盡禮不可有輕褻意苟能如此則母有令名可爲諸婦法我有賢行亦可爲諸子法至於妾有所出必視若已之同母所出撫養教誨使得長大成人則不特慰父心於地下而我亦益得手足之助矣內則云父母有婢子及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終身敬之不衰人子可勿知乎故待父之妾雖云存歿皆當盡禮而歿後尤當加意高六石云親沒

心在也。當善體之。以上梁氏家訓

睦同氣

二親既沒。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

從疏薄則僮僕爲讐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 以上顏氏兄弟篇

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乃有不和者父子或因於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亦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人徒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

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未必然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至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則不和之端從茲漸啓而終身失歡者有之矣悟此理者爲父兄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爲子弟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庶得和協無乖爭之患矣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旣懷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妒嫉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恤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爭之有以上袁氏世範

兄弟之間只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故曰徐行後長謂之弟馮少墟疑思錄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葢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

子不甚異也。故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者。如是則安得不如仇讐。人視兄弟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己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己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之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傚。能禁他日不乖戾乎。子不禮於伯叔父。

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己須以善事吾伯叔父者先之

人有不善處兄弟者動輒相尤及見親鄰爲語曰由異姓婦調唆致此不知兄若以恩下流弟若以恩上接些小之物讓之些小之氣忍之此心一立得定雖有長舌之妻敢譖一言乎子孫看樣行去終爲好人家矣況兄弟不和則外務紛至誰其禦之故曰五臟不和爲必死之病兄弟不和爲必

破之家可不慎諸。以上馬體衢敎家箴

一門之內。有父母。即有兄弟。餘皆後起之親。外來相合者也。故最重者手足之情。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攜。須臾不離。同案而食。同室而處。同師而學。未有不相親愛者。及其長大。各私其妻子。則孝親之念。至此而已衰。何況於兄弟乎。至於妯娌之間。由異姓而聚於一姓。又加疎遠矣。其中賢者什之一。不賢者什之九。男子不能正夫綱。明大義。於是婦人得而挑弄是非。離間骨肉。則同氣之誼。益就

乖離甚至分財奪產爭鬬訐訟無異仇敵外人乘家門有釁得肆其欺凌竟無同心禦侮者以致先世創業一旦掃地吁可悲也究其禍之所生皆始於私其妻子古人有不聽婦人一語誰不聞之亦誰不能言之但溺於私情無不迷惑而喪其天性傷其至愛者可不慎哉

兄愛其弟弟敬其兄終身不改家門之福也又須辨別和同二義和者乃敦睦無間而非雷同附和衆口一詞之謂也兄弟之中有智有愚有賢有不

肯即使皆賢且智一人亦不能兼兩人之心思或疎於知人或遲於料事長於此或短於彼知其一或未知其二必須據理之是非互相參証擇其至是而從之此即學問相長之益亦行事無弊之道也若認同爲和即大誤矣

小雅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張橫渠解之曰猶者似也人情大抵施之而不報則施者必怨故不能始終相好惟盡我友恭之道以施之只要和好如初而已不可似他一般亦流於少恩此

解最妙聖賢處骨肉之變不過如此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問其所以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和或由尊長分給衣食不均卑幼或失禮節因而更相責備遂至傷情惟一槩忍之而不計較則自然一團和氣矣然而後世家風薄多厚少豈能盡如公藝之家人口既多紛雜不一安得同居合爨終無間言故凡尊者爲子弟婚娶已畢亦須隨宜均撥使之練習持家與其合爨而生爭端不如分爨而

使往來無間。仍可彼此通融相助。此雖分居而無異於同居也。

語云。母有貴賤。子無嫡庶。葢以一父遺體。總屬同氣連枝也。俗子拘於嫡庶之別。每多薄待庶出者。甚非孝弟之道。夫禮之所以嚴嫡庶者。恐人家以妾加其妻耳。若子之賢愚成敗。何關於母之貴賤。而乃存心薄待以乖天倫耶。後世子孫。如有庶出凡爲父母伯叔弟兄者。並當與嫡出一樣看待。不得有分重輕。以上靳氏家訓

聯族黨

族屬雖有親疏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分析本同一根故彼病則吾病彼辱則吾辱凡子孫有富貴者不可不恤宗族以致恃勢相凌而爲不義有失水木本源之理今人累倉囷連阡陌以遺子孫至言祖宗公事則縮頸於族人之饑寒則罔恤夫創業累錙銖而後人用之如糞土富貴有時特而忠厚福澤長今有餘財而不能樹恩於族人積德於子孫豈非不智之甚歟

子孫須恂恂孝友。有義家氣象。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毋或爾我。至於飲食。幼者必後於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賓客。不得雜以俚說方言。亦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舉動不得掉臂跳足。以陷輕儇。若有官守者。返於家。尤須謙遜。見尊長。當執子弟禮。不可以貴富加於父兄宗黨。若自高自大。矜己傲物者。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

人於親族故舊。有所假貸。度有不可假者。不若隨

力給與之葢貧之假貸初無欲償之意縱其欲償則將何償方其借時禮恭言遜其感恩之心指天誓日及其責償恨不以兵刃相加反致因財成怨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不若念其貧隨吾力之厚薄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庶乎可以全其情焉耳以上馬體衢教家箴

設義塜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皆美事也饒裕之家當力爲之昨非菴日纂

兄弟之外宗族爲重蓋其初皆一人之分體也如家有餘貲先須周濟本族次及母族又次乃及妻族而後及於疎遠親友則施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不可顛倒混施也今世之患多溺於室家之愛與妻族十分親密贈遺源源不絕而本宗多忍於疎略焉若夫趨勢附利與他人聯宗結盟而視本宗若路人尤可慨也況本宗或有仕進食祿之人多餘恩蔭惟本宗弟姪得以受之其他雖至戚好友俱不得與焉以此觀之重輕本末最爲顯然昔

晏平仲對齊景公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施恩之等級於此可見。范文正公置義田千畝。以濟羣族之人。嫁娶喪葬皆有資給。其子孫世守之。眞可敬可法者。語云。好煞他人。惡煞家人。此之謂也。靳氏家訓

晏子恩加三黨。兼及朋友。范公義田千畝。徧贍宗人。至今莫不欽其義風。然猶意其身居宰輔。祿入豐盈。而推有餘以及人。似不甚難也。及考晏子每

出所乘不過敝車羸馬而范公身沒之日子孫貧不能具棺槨然則此兩君子者皆損己以益人自奉薄而於族黨厚也彼夫家有餘貲猶日孳孳務封殖以貽子孫而置同姓於膜外者聞此亦可以愧矣宋賢有云儒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云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我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廣猶當引之爲一體視之如兄弟而況我一族之人雖有有服無服之別而推而上之其初實兄弟也又推而上之其

初止一體也顧反不能以待天下萬物者待之何其心之狹而恩之薄也我子孫縱不能效晏范之高義但能量力以補族人之不足亦庶幾不愧忠厚家風矣乎

語云至親無文又先哲云情之親者禮必疎此篤論也大凡葭屬至親必有一段眞切篤實之處乃見至性至情種種縟節繁文皆非所尚近世人家以文貌往來冠婚喪祭往往用幣帛用羊酒用盤盒用柬帖歲時晏會則臚列盃盤鋪排桌席以此

親之不知適疎之矣予議自今五服之內凡遇吉凶大事或助之以金或效之以力尊卑長幼貧富貴賤各盡吾分之所當爲與吾力之所能爲而止平日布帛菽粟飲饌菓品或長賜幼或卑敬尊情意所將雍雍肅肅此亦是道理合當處至於佳節誕辰父兄子姪輩燕笑一堂萬不可已但一豆一觴亦足合歡不須盛筵相欵凡此非苟簡從事正所以明親親之誼而盡親親之實也不然客禮交接親於何有哉

人家姪女與親生之女相去原不甚遠近俗於已生女則加意而於姪女則疎略大非親親之誼故凡姪女出閣之時及生育外甥之日與夫歲時伏臘之往來一切禮意量力行之切不可以貧富爲辭遂致疎遠濶絕愛兄弟之所生即所以愛兄弟也如此則親親之情盡而手足之誼亦敦矣　以上梁氏家訓

訓子孫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

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
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
版藏諸金櫃子孫咳喤師保固明仁義禮智以導
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撫嬰稚識人顏色知人
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
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
所欲宜誡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
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

增怨逮於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鑒也以上顏氏教子篇

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

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接而長。張橫渠

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

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楊文公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

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邵康節

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禮義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以此爲念 陸象山

求師問友。急於教子弟者。始於章句。中於文采。終於科第。所謂入孝出弟。汎愛親仁。則懵如冥行。豈不違吾聖人之言乎。林和靖省心錄

教子須令其有常業。貧賤而有業。可不至於饑寒。富厚而有業。亦不至於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局博。異衣服。飾輿馬。與羣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盡不肖。由無業以度日。每起爲非之心。小人贊其爲非。則有餔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翼成之也。袁氏世範

子孫不得目覩非禮之書其涉譃浪淫褻之語者見即焚毀之妖幻符咒之屬並同鄭氏家範

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說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厭之佞己悅之聞人善嫉之聞人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好優游嗜麯蘗以啣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

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予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成立難如升天。覆墜易於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柳玭戒子孫書

象山云。夫子爲嫡孫擇師。獨取質魯之曾子。眞萬世祖父敎子孫之要訣。賀陽亨思聰錄

敎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又曰。人家子弟。惟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利。養正錄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

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以上昨非菴日纂

子弟多失教者其故有二一曰上學遲二曰不重師上學之期當在六七歲內使出就外傅便有拘

束忌憚且得希見保母漸去其陋習也至於擇師尤爲緊要若師範不端訓誨無法如何得有正道開發之益然使求得良師而待之不加隆重其師限於父母溺愛不便嚴加督課小兒明知其親之護短輒敢凌忽其師長乃至童僕皆得而欺侮之師長失其威權則事事掣肘坐臥不安烏能始終有成每見尊師之家以誠敬之至付託之重而子弟多有名儒顯達者皆尊師嚴訓之明效也

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知愛而不知勞適所以害

之也。夫親愛其子。人情所同。當要慈於中而嚴於外。語云。棒打出孝子。嬌養忤逆兒。誰不知之。而苟且姑息以自賊其子。亦大愚且惑矣。

大抵教子弟。以變化氣質爲先。刻薄者宜教之以寬厚。暴戾者宜教之以溫和。浮滑者宜教之以誠實。淺露者宜教之以含藏。輕躁者宜教之以持重。在學者自知其病而矯正其偏。亦不外此法。若非由教而入。則生而純粹中正者。能有幾人哉。以上靳氏家訓

家訓雖設誰有閒暇與家人講究當延塾師每日講與幼小學生令學生每晚講與父兄既可考其學問之進益即可使一家長幼咸集而聽之

克家堂家規

教子之道以慎於威儀爲第一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與檢攝其威儀之失也朋友切磋琢磨宜無所不及而必以威儀相攝者蓋所以制其驕惰之氣習而養成其德性者莫切要於此也乃教子孫者顧目之爲迂濶鄙之爲文

飾不知所謂威儀者何也以其視聽言動皆中乎禮而人之接之者見其可畏故謂之威見其可象故謂之儀也是威儀固禮之所見端也孔子以克己復禮諭仁葢心之存亾無定非可憑空守住惟用此心以檢束其身使身無不歸於禮法之中則心之主宰常立即有存而無亾也是禮又仁之所見端也夫威儀本於禮而禮係於仁謂之文飾可乎哉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此無禮之人本心放失而生理已絕雖生爾不如速死之爲安

也。謂之迂濶可乎哉。是故子弟飲食起居。語默動靜。務令其恭謹端重。一毫不敢放逸輕浮。養得有如此器局。將來不惟有德。亦必有福有壽。故教子以慎威儀爲第一。

人家欲教子。必先知子。既知其子。則教可得而施矣。而世之言曰。知子莫若父。竊謂不然。嘗見不肖之子。縱欲敗度。其妻妾知之。其僮僕知之。其宗族朋友知之。甚且道路之人。無不知之。而最親最近如父。獨懵焉而不知。葢其知之者。往往喜之則不

肯言畏之則不敢言與之親則不忍言與之疎則不必言萬一言之而其父聽信幸也即不聽信而付之唯唯猶之可也乃人之言眞而彼且以爲僞人之言直而彼且以爲詐人之言公而彼且以爲私於是疑之爲懷妒目之爲洩忿怒之爲毀謗嫉之爲離間而懵焉不知乃終其身矣幸而其父稍自覺悟乃其母護庇又曲爲解釋終歸矇蔽嗚呼子既不知又安問教哉故予謂欲教子必先知子子之不肖無論已即賢而向上其質之利鈍才之

高下亦有不同爲父者從其周旋出入及家居獨處時細加體察而又密訪人言旁採衆論其子誠賢固可因材而造就子縱不肖亦得設法以隄防則庶乎吾之教不至於窮而子之受吾教亦各有所裨益矣

天下無不可教之子而恆有不肯教之父葢子即愚頑其性本善自幼至長父母爲之訓誨嚴師爲之督責凡一動一言束以規矩導之禮義自然成人今人一味姑息愛護明知有過匿之而不言恐

之而不責即言之責之亦不過略示其意若惟恐得罪者然平時相見彼此許多客氣至於人家或獨子或少子或暮年所得之子其溺愛尤甚何怪乎其終身敗類而不克成立也而或者徒以罪其子豈不大誤哉以上梁氏家訓

勵學業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

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
廬。將何極也。諸葛武侯戒子書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姿。必好學。必下問。
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
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
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
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
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

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

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錯過郤合做的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的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眞能有益也已。以上朱子

爲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文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呂東萊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决無有成之理 呂氏童蒙訓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壽夭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 張橫渠

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尹和靖

學以知爲先。讀書所以致知也。昔輔漢卿會萃朱子平日敎人之法。定爲六條。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着緊用力。兼之前博學審問數事。讀書之法。無越此矣。海忠介公

讀書要存心養性明道理處爲眞儒。出爲名世。非爲取科第之階梯而已。汝宜知此意。呂豫石諭子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

爲弟而傲必不能悌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個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悌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母若伯魯之簡哉 王陽明

宋龜山楊先生示學者云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
桑躚躚黃小羣毛髮忽已蒼此詩極爲緊切如今
人把有限日月俱作寬假今日不學謂有來日悠
悠蕩蕩弄成老醜不思古人愛惜光陰正怕積時
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歲過一日則少了一日過
一年則加了一年初生孩提轉眼笄弁若東逝之
水爲得倒流之日乎況年少時最好用功無室家
子女之累無官府逼迫之擾無人事應酬之煩一
心向前讀書最易後來情實一開精神漸衰則用

功便覺難矣論古人身心學問至大不當只以舉業程督汝輩但國家取士只此一途不登科甲則雖有經綸之志無處展布有顯揚之心無由遂達不得不以此日相程督也況舉業與德業元是一事所讀之書俱是聖賢傳心要旨句句須體歸身上所作之文將平日誦讀講解的融會貫通隨題發揮字字句句皆從心裏寫出則自然明白洞達與常人自別論道理則由根達枝穩貼有據品人物則懸鑑照形毫髮不爽陳古今則據經據史有

條有倫。策。時務。則酌弊達權。可常可變。使心口相符。內外合一。其爲德業孰大焉。即此通名仕籍。則平日所知所行者。原與此心天理不相悖戾。正可與民由之也。汝輩漸已長成。須奮然立志。大者將室家之事。掃歸一邊。少者將童稚之習。一切屏去。務使精神完固。耳目精明。讀書作文寫字。皆以心爲主。不要信憑口手。亂讀亂寫。必書與心相通。文與心相會。字與心相守。立定課程。朝益暮習。更相尋訪同志之友。會講會文。如此用功。何愁不達。即

使命運迍邅。不獲上進。終不失爲有學有行好人。試觀近日得志者。不是天降下的。俱是貧苦中。自家爭先取求來的。有一二縉紳子弟。又是他家祖宗德厚所致。且其人立志。亦在自己身上着力求進。不把現成基業。恃爲己物。受用馳騁。所以有此。汝輩姿質。得諸天者厚矣。只爲因循怠惰。虛擲光陰。直至年歲長大。家又不成。名又不成。雖欲噬臍。悔無及矣。況這擔子。原是你自己挑的。更推不得與別人。榮也是你。辱也是你。與他人全無干涉。須

静裏細思方知諸若可畏愼之哉愼之哉　張鄭西惜陰自

强誨言

富貴家兒蚤眠宴起朝不見晨曦晩不見夕魄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强半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廢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易之哉　日胙非菴纂

今人用工不如古人如夏月酷暑多蚊若今人則曰酷暑多蚊吾何苦於夜讀昔車亂囊螢此豈不爲酷暑多蚊之時乎冬月凝寒無火若今人則曰

凝寒無火又何苦於夜讀昔孫康映雪豈不爲凝寒無火之時乎至於疲倦欲睡若今人則以疲倦止讀昔子夏之焠掌蘇秦之刺股孫敬之懸髻此豈不爲疲倦欲睡之際乎爲學必能用數子刻苦之功方能得數子過人之學

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晏安者天下皆是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盍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我志

衰氣惰者誰歟使我功隤業廢者誰歟使我歲月虛棄者誰歟使我草木同腐者誰歟使我縱欲忘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我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是晏安者衆惡之門也豈不甚可畏耶

世有愛其子者坐之高堂食之芻豢足跡未嘗及門也自以爲愛之至矣彼鄰人之父則不然使其子躡屩負笈犯風雨冒霜雪以從師取友數千里之外伶仃顛倒雖道路之人莫不竊議其父之不慈也及覩其終有一人焉不辨菽麥頑嚚無知問

之何人也。乃向之足跡未嘗及門者也。有一人焉。知類通達。爲世名儒。問之何人也。乃向之困頓數千里者也。彼爲人父者。將使其子無知爲愛耶。抑使其子有成爲愛耶。雖至愚者亦知所擇矣。騏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游蟻過之矣。鵾鵬天下之疾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鷦鷯過之矣。士之學何以異於是。以上馬體衢教家箴

子孫爲學。須以孝義切切爲務。若一向偏滯詞章。

深所不取此實守家第一事不可不知鄭氏家範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人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於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五經、四書、小學、近思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高忠憲公家訓

陶侃云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遊逸荒廢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凡人無論智愚長幼當勤勤學問勿得虛度光

陰。至於博奕象戲鬭頁呼盧。一切雜技皆足廢時失事。且爭鬭搆訟。每因此而起。若習而好之。必至賭錢無賴。爲遊手好閑之徒。身家破壞。或流爲乞丐。甚至變爲盜賊。可不愼諸。

學問淹通。固爲可貴。然必須先器識而後文藝。學問始有承受之基。古來多少文人。錦心繡口。而不免於浮薄。終不能享福。呂榮公嘗言。後生家氣象要好。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之間。不惟君子小人於此分。別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以上靳氏家訓

朱子答孫敬甫書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弓前所謂愼威儀。此涵養用敬之說也。繼之以勵學業。豈有外於致知之說哉。致知之要。務在讀書。讀書之要。務在明理。理者謂何。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相接之道也。明之如何。本末精粗。無纖毫之有遺。亦無纖毫之有蔽也。是故博聞强記。善文能賦。而懵然爲不知理道之人。雖謂之未嘗讀書可也。然則讀書之

法不可不講矣讀書必須立志志之既專氣自隨之苟其無志則悠悠忽忽日復一日皓首而無成也讀書必須近求聖賢之言平易之中自有深微之旨故程子曰求言必自近忽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苟捨近而求遠捨易而求難則徒勞而無獲也讀書必須少取日誦一二節則往復千百徧必不輕遺忽而意思安閒即義蘊自然呈露若貪多務得常時忙迫雖日盡五車而隨得隨失反引得心地麤浮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也讀書須要勤澁

數四反覆則意味浹洽即未開卷帙而光景依依在目覺鳶飛魚躍無非至理而此心亦無時而不存矣若不能溫故則無由知新不惟不能知新併故者而亦忘之枉費工夫良可惜也讀書必須能疑聖賢言其然我必思其所當然更思其所以然思之不得而疑者出矣思之又思而向之不疑者忽焉疑生矣有小疑則有小悟有大疑則有大悟若順口滑念縱與聖言似無大背而毫釐千里之謬必不免也讀書必須擇師孔子論君子雖安飽

無求而敏事慎言猶必就正有道然後謂之好學葢重師也師必有心得而後有心傳以俗本爲枕秘而徒貲口耳胸無眞是者非其人也師必有正學而後有正教以禪宗貌聖派而高談空玄鄙薄章句者非其人也爲子弟者誠能立志以奮其氣近求以平其心少取以致其精溫故以生其新善疑以發其悟擇師以正其趨如是以讀書則理無不明知無不致而敬亦行乎其間矣魯論所記孔子言學主讀書致知處居參俗講都混兼力行而

言之不知以力行爲學此子路何必讀書之說而聖人之所惡也舉世夢夢可勝浩歎梁氏家訓

端家範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上以

司馬温公

涑水家儀

妻妾無妒則家和。嫡庶無偏則家興。奴僕無縱則家尊。嫁娶無奢則家足。農桑無休則家溫。賓祭無惰則家良。

朱文公家範

甚哉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焉。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於兄弟。而以氣勢交陵。莫昵於妻妾。而以豐約為悲懽。莫狎於奴僕。而以盛衰為向背。又何軀儈之足云。故愚以為家法嚴明。風化所關。惟分義不明。閨門無度。則讒間日生。而

恩義曰睽。家之所以不齊者。恆必由之。人能正身修德。以爲一家表儀。父子必親。兄弟必讓。夫婦必和。莊慈行於僕御。防範嚴於內外。勿偏聽。勿偏愛。教戒懇懃。使一家皆得其所。斯善矣。此誠主家者之責。

正家之道。宜痛絕閒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向。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閒。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

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明微君子可不愼之（以上馬體衛教家箴）

卑幼不得牴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制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箠之

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分理（以上鄭氏家範）

子孫入祠堂當正衣冠即如祖考之在上不得嬉笑對語疾步晨昏皆當致恭而退

子孫毋習吏胥毋爲僧道毋狎屠豎以壞亂心術

當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幾有成
子孫不得修建異端祠宇粧塑土木形像（以上曹月川家規輯畧）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閑有家皆肅然不可犯之意嬀汭之嬪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太姒必曰刑于寡妻齊御閑刑皆以嚴為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則縱逸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

子夫婦。濟濟有禮。肅正之中。自然雍睦。一失治家之節。則寬縱太過。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爭凌犯之風。反自此起。學海篇

處家固宜從儉。待客又宜盡禮。蓋凡不能絕人逃世。未免有親戚故舊。來往通情。必須禮貌相待。施報得宜。至於周卹貧窮。有無相通。亦當量力從事。但各家各戶。不必招致在家。朝夕同居。恐人心不一。或日久慢生。致起口舌。反以德而成怨也。

家中勿令僮僕演學戲文葢戲乃妖冶之態淫濫之音習見習聞令人漸漸惑亂男子必放蕩務外女子或邪心暗動以致出乖露醜敗壞家風切須愼之即家中有爲父母上壽婚嫁大禮不免僱喚現成優伶者亦但可偶一爲之其餘大小筵宴一槩不許擅用以上靳氏家訓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凌轢卑幼侵用其財自取溫飽簿書出入不令幼者預知幼者有覺必起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輒取其財以

爲不肖之貪則長者必不能堪甚至以最微細釁極患害者有之矣要使長者總提大綱時謀於幼幼者分幹細務必聽於長各盡公心自可無嫌隙袁氏世範

凡人家有冠婚喪祭一切忙促之事則匪人匪事皆乘機而有而喪則尤甚孝子居喪憑棺守靈不能料理另有家長子弟當內外巡邏一切門房僻室俱宜鎖閉克家堂家訓

家之所云齊者以長幼親疏截然不紊斯謂之齊

也云爾自勢利起於家庭而一家之分遂有不可
言者長者賤而幼者貴則幼得以傲其長而長不
能制其幼矣親者賤而疎者貴則親反於我日疎
而疎轉與我日親矣父兄以勢利起見而子弟習
之宗族傚之家人僕隸相率從之嗚呼家尚可云
齊哉予以爲一家之分無貧富貴賤之殊而不可
不有長幼親疎之辨凡冠婚喪祭以及歲時伏臘
務使尊卑大小各循其分之所當然貧者勿慢之
賤者勿傷之而愛敬足以相結禮義足以相維則

家道之興隆必矣。

儒釋道三者。各自為教。如冰炭之不相入。彼僧道猶不肯供我儒家所奉之聖人。我儒家何反供彼僧道所奉之神佛。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今不求之自。而求之神佛。不求之配命。而求之事神奉佛。何愚之甚也。且供奉神佛。勢必有僧道尼姑。往來其家。小而為誆騙之囊。大則為奸盜之媒。不可不杜其源。況燒香點燭。偶有疏虞。為害不少。我子孫除一切邪教神道。不可供奉外。即非邪神。亦不

得供之於家。

凡人家正妻不能生子。或生而不育。或不生男而多生女。則似續一事。不得不望之婢妾矣。但正妻悍妒。不肯相容。以致家庭不和者。往往有之。今既不肯從七出之條。當思所以善處之術。蓄納置婢妾。爲生育。非所以爲歡娛也。若恣情縱欲。所損亦大。爲丈夫者。能自節情。保惜身命。當體察婢妾之月期。期至之後會焉。此雖非通行常道。然亦宜家之一法。不惟可以少釋正妻嫉妒之心。而節制得

宜生育有望一舉而三善備焉。以上梁氏家訓

愼言動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好議論人長短，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

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馬援戒諸子書

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程明道

言動舉止。至微至麄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薛文清公讀書錄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

非者可不勉哉。袁氏世範

言行最不可欺家人。故家人曰言有物。行有恆。高景逸

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爲故常。恬不爲意。則敗行喪檢。莫大之患。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

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及暴其父祖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於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是也以上昨非菴日纂

文中子王通有言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今人一相抵觸忿詬蝟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中事所係尤重孔子以爲人之所信者目目亦不足信者況傳聞之言吠聲画影豈可挈淸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彼或萬

一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假使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醜坐是口舌紛擾骨肉幾夷者吾見多矣噫夫傳聞之言且不可出口若造非語以誣人豈天理所能容哉馬體衞檢身箴

凡交友不宜褻狎戲謔須雍雍揖遜久敬相得即杯酒言語之間行動起居之時俱不宜戲言以取心叱偶遇若人一讓不答再讓不答彼將自愧而不敢三矣若與之往復言角必至於疚心懷忿豈交友之道乎至於趣人綽號尤爲大病蓋一出其

人之口。則好事者必傳之爲美談。爲人終身之玷。其譏當何如哉。彼亦將極口譏訕以爲報復矣。非自損而何。　鐸言

凡人放言肆行。日習於驕慢而不自知者。皆由其少時恣意任性。而不知所愼故也。是以聖人教弟子孝弟而外。即以謹信爲兢兢。蓋能謹信於父兄之側。必能謹信於廣衆之前。能謹信於幼穉之年。自能謹信於壯盛之日。所謂習慣成自然。少成若天性也。不然。其不放言而肆行者。蓋亦寡矣。

梁氏家訓

寡嗜慾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饑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反是是甘於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窒也

無恆德者不可以作醫人命生死之繫庸人假醫以罔誣其初則要厚利虛實補瀉未必誠當幸而不死則呼需百出病者甘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

則曰飲食不知禁嗜欲有所違非藥之過也厚載而出死者何辜焉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無華佗滌腸以愈疾輕以性命託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全天年

以上林和靖省心錄

惑於色者慾心一萌遂不可制雖自以爲樂而疾病生焉其可憂者大矣樂不足以償憂也惑於貨者貪心一起遂不能辭雖或有所得而廉耻喪焉其所失者多矣得不足以補失也苟能思疾病之當謹廉耻之爲重必堅忍而峻却之豈非克己之

功乎。方矯亭

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胡文定公與子書

少必老。盛必衰。富必貧。樂必哀。此天地必至之事也。如何能從中挽回。曰只是留他常有餘。其實不曾增益一些。以其常餘。故享用獨久。古人以我造命。命不可造。而當徐徐斟酌也。

凡事宜從淡素。食甘蔗先食淡頭。由漸到甘處。若一時便要足意。無論勢不能。此後亦無餘味矣。上以

昨非菴日纂

心中養得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有欲則邪得而中之無欲則邪無自而入且無欲則所行自簡又覺胸中寬平快樂 薛文清公省心要言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敝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常安樂生於憂而無厭是逸樂也憂勞其可忘乎 林和靖省心錄

碁枰雙陸詞曲蟲鳥之類皆足以蠱惑心志廢事

敗家子孫一切棄絕之。曹月川家規輯畧

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名疾也。豈攝養精神之道哉。務須節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淸。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睡眠。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可謂之善養者。故曰食服常溫。四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遯。馬體衢檢身箴

元氣巳虛。而血肉未潰。飲食起居。不甚覺也。一旦外邪襲之。溘然死矣。不怕千日怕一旦。一旦者。千

日之積也千日可爲一旦不可爲矣故愼於千日正以防其一旦也呂新吾

陸文定公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原何用更慕長生爲也故運炁服食諸術一切謝絕而坐享期頤父子兄弟以遠聲利樂恬靜爲家法魏石生約言錄

戕生之事非一而莫大於好色保生之道非一而莫大於寡欲凡人精神氣血稟於天者皆有一定之分量我能保養樽節則可以固本而長年譬之

家有千錢。日用十錢。可得百日之用。日用百錢止得十日之用。用錢日多。則錢數日少。必然之理也。每見少年子弟。身無恆業。惟以此事爲樂。自恃精力強壯。謂爲無傷。當其時。果不見有甚傷也。而不知勞瘵之病根。已種於此。漸且筋骨生疼。腰肢作楚。加以風寒陡入。精力不支。有立斃而已矣。雖盧扁奚救哉。是故色不可好。而慾不可以不寡也。寡一日之慾者。多數日之受用。寡一年之慾者。多數年之受用。且古人云。寡慾多男子。大抵慾寡則精

足。精足則陽盛。陽盛則發生必茂。此寡慾之道。可以延年。即可以延嗣也。今之無嗣者。廣置婢妾以求生育。夫婢妾固不可無。但徒充枕席之娛。不惜身命之重。吾恐其未必得子。而先不免於亡身矣。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人子奈何溺妻妾之愛。而忘父母之遺體。以致傷其本而亡其枝也。

予少時讀尚書至酒誥。竊疑飲酒細故。何聖人惡

之深而刑之酷也。及閱歷久。而乃知禍未有烈於此者。小之失色於己。大之獲罪於人。甚之則病中於內而殺其身。人雖不知禮。未有敢侈然自放者。一至飲酒則誕慢不羈。呌號無狀。雖父兄尊長在前。有不自禁其容止之猖狂者。是之謂失色於己。凡人平居一言一動。易加檢點。一醉於酒。莫能自主。任意快談。或一語而中人之隱私。或片言而摘人之過惡。或輕諾而爽平時之信行。或角口而啓一旦之忿爭。後即重自追悔。夫復何及。是之謂獲

罪於人人之疾病暑濕風寒勢不能免獨至酒之爲病常起於不及防成於不自知而發至於不可救蓋一身運行惟氣而已酒多則腸胃胸膈浸淫灌注而氣日以消耗且因酒致色全體精神爲之盡喪遂成噎膈翻胃癆怯諸疾醫藥莫療是之謂病中於內而殺其身其他沉湎於酒敗國亾家者自古及今接踵相繼故酒之爲物也智者飲之而愚勤者飲之而惰謹者飲之而肆强者飲之而弱富者飲之而貧貴者飲之而賤酒之可惡何异蛇

蝎。予今爲子弟告。凡尊長慶辰。賓朋雅會。聊用合歡而止。愼毋以醉爲度。其平常無事。長夜淸晨。切勿縱己之飲。并勿強人以飲。多不過十餘杯。少則三爵五爵。卽或以鄙嗇見誚。爾曹自守我家法。天下嗜好之物。無益者頗多。而最痴最愚。則莫如好古董。予見近來子弟。每欲自別於庸俗。而位置於騷人韵士之列。聞一古董。愛之慕之。從而購之。遂有諂媚之徒。貪利之友。多方羅致。以中其欲而取其財。試思玩器之古今眞僞。孰辨之乎。卽眞能

辨之矣。而玩器之古而不今。眞而不僞者。其於人果有益乎。少年心性不常。愛慕紛雜。今日之所好在此。明日之所好又在彼。以有用之金錢易無用之器玩。以有盡之囊橐。博無盡之珍奇。其始手有餘貲。不惜重價以致之。一旦家業式微。衣食不繼。而向之價値百金或數十金者。求償什伯之一而不可得。出入哄誘。徒飽若輩之腹而已。豈非天地間最痴最愚者哉。予以爲人生自有眞古董焉。五經四子綱鑑性理大全諸書。是乃所謂古董也。可

以明理。可以修身。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葢非徒几席之玩。耳目之娛已也。吾子弟盍好之。以上梁氏家訓





